

青纱帐里铁工队

林小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西南同蒲铁路的部分工人过黄河投奔延安，还有一部分工人留下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成立铁工队，坚持抗战。抗日战争期间，山西铁路工人利用铁路两旁青纱帐的有利地形，扬长避短，开展游击战，破袭铁路，打击日军，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1938年4月，南同蒲铁路被日军全部侵占，眼看着自己昔日工作的地方被敌人抢去，铁工队队员们既气愤又痛心，他们多次到挖方深、填方高、弯道多的闻喜县隘口险要地带破路翻车，打击敌人，但狡猾的敌人防范十分严密。当铁工队第一次拆开两条道轨时，就被巡逻的敌军发现，未能成功打击敌人。第二次铁工队拆卸了连接钢轨的夹板，但又被敌人的压道车发觉。于是，铁工队经过讨论，决定剝掉道钉的帽头，假装钉在铁路枕木上，使敌人看不出破绽，压道车查不到问题。这一次果然奏效，当敌人的列车大摇大摆行驶到这一路段时，就坠入了深沟。看着车上弹药爆炸，敌人死伤一片后，隐蔽在铁路两侧的铁工队队员们将一枚枚手榴弹扔了

出去，炸得敌军四处逃窜。

有一次，他们不但炸毁了敌人的机车4台、车厢15节、电车1列，还破坏了敌人的1公里铁路、300根枕木，并歼灭250个敌人，致使同蒲铁路连续7天不能通车。破路捷报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战胜侵略者的信心。

1938年夏季，铁工队转移到翼城附近后，决定利用青纱帐为掩护，攻打侯马。侯马不仅是通往太行、吕梁山区的交通枢纽，也是日军的军事战略要地。考虑到攻打时新绛和闻喜方面的日军必定会赶来支援，铁工队决定打外援，以配合友军主攻侯马。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天空乌云密布。侯马镇外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枪声响彻夜空，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日军凭借工事死死守卫在侯马，与我方形成僵持局面，给新绛和闻喜方向来增援的敌军赢得时间。没一会儿工夫，从新绛方向增援的日军开着汽车疾驶而来。早就埋伏在公路两旁青纱帐里的铁工队队员子弹已上膛，时刻准备袭击。增援的日军特别狡猾，他们在距离铁工队不远的地方，停下了汽车，然后用机关枪朝前方两侧猛烈扫射，进行了一番火力侦察后，发现没有异常，才放心地向前行驶。

很快，前面的5辆日军汽车进入了铁工队的伏击圈。这时，埋伏在此处青纱帐里的铁工队队员们一个个跃了出来，刹那间，枪声齐鸣，日军抱头鼠窜，血肉横飞。后面3辆汽车上的日军一看，吓得急忙掉头逃回新绛，再也不敢出来增援侯马。

同一时间，闻喜方面增援的日军开着火车也朝侯马飞奔而来。这时，埋伏在铁道两旁青纱帐里的铁工队队员们早已将几百米钢轨上的道钉全部锯断，当增援的日军火车行驶到这一区段时，只听轰隆几声巨响，整列火车坠入了旁边的山谷，铁工队没费一枪一弹，便将火车上前来增援的日军全部消灭。

红色记忆

长命线胆

北 雯



在古交、娄烦地区，有一项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婚俗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命线胆。长命线胆始于两汉，盛于唐代，至今在古交、娄烦仍广为流传。当地姑娘们出嫁时，娘家会为女儿准备用五色线缠成的长命线胆作为嫁妆。传说，西汉时有位丞相爱女出嫁，母亲出于对女儿的关爱和不舍，在女儿出嫁时，用五色线精心缠制成一个“线球”，

寄托对远嫁女儿千丝万缕的思念，祝福女儿生活幸福美满，也希望女儿富有“针厉”。此后，这一习俗逐渐流传盛行起来。“长命线胆”用棉线缠绕而成，制作有着严格讲究，必须是夫妻双全、儿女满堂、德高望重、长寿健康、圆满平安的人家的女人，才有资格做此物，预示着新人婚后圆满幸福，吉祥如意。

线胆的图案和颜色丰富多彩，不同的形状，所代表的含义也是不同的。圆形的线胆祝福新人圆满平安，长条形的线胆祝福新人长命百岁，如果是一长一圆，则祝福新人成双成对、幸福平安。在缠制时，内胆中还要放入吉祥数字的硬币或者铃铛，祝福后代聪明伶俐。长命线胆作为陪嫁物品，已成为当地结婚必备的物件，它是娘家父母对女儿新婚祝福的一个重要载体，不仅蕴含着“千里姻缘一线牵”的意义，还寄喻着娘家人祈愿一对新人

长长久久、恩恩爱爱、白头偕老、人丁兴旺、长命百岁的美好期盼，饱含长辈对女儿的骨肉牵挂之情。

晋民俗

太原胜景入诗画

刘婧雯

太原自古就有“锦绣太原城”的美誉，明末清初，傅山走遍太原周边山山水水，留下了许多故事和诗词画作。

傅山与崛 岬 红叶

清道光年间《阳曲县志》记载：“城西崛 岬 山，峰腰为多福寺，山庄头村居其巅，暮秋霜降，满山树叶尽成朱紫。”山势陡峭，山梁参差连绵，山上林木茂密，灌木成林，每逢深秋霜降，红叶遍山，犹如大自然覆盖的红纱一般，极为艳丽。明末清初，傅山隐居此地期间，曾作



傅山绘《山水图·土堂怪柏》

“七月初二，晋祠赶会。”晋祠古庙会在当地一项盛大的民俗活动。自明代已经形成规模，数百年长盛不衰。它是晋祠一带为祭祀圣母诞辰而举行的盛典，古称“赛神会”，后逐渐演变成晋祠传统庙会。2008年，晋祠庙会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圣母即唐叔虞之母。《太原县志》载：“农历七月初二为圣母诞辰。”长期以来，晋祠水乡的百姓一直把圣

五两日，那些头面人物领着八人抬阁（铁棍），至圣母殿前恭请一尊圣母出行神像，百姓则备鼓乐旗伞和铁棍十数台一起巡游。队伍浩浩荡荡穿入进城……”“日暮时分，搁上张灯，远看犹似星河闪烁。”

晋祠庙会的另一特色是演剧和赛会：“数日之内，水镜台上锣鼓铿锵弦乐悠扬，各地民间戏班子相继登台献艺演绎人间悲欢”，“祠庙之内及附近街市，农商云集，摆摊设点，货品琳琅，人流如织”。同时还有像背棍、铁棍、龙灯、旱船等汉族传统的民间社火活动，热闹非凡，方圆数百里的百姓，聚集到这里，求神祈雨，以求丰收、安乐的年景。

传统赛神会从农历七月初一开始，在水镜台演戏酬神。七月初二是祭祀圣母诞辰的正日，县、乡、村社的官员、乡神、社首，斋戒、沐浴，躬至晋祠，祭祀圣母。在圣母殿前的献殿，陈设香案祭品，然后上香鸣钟，由知县恭读祝文，行礼如仪。自正日起，水镜台演戏五日，同时在全县范围内把赛神会有序地推向高潮。晋祠附近百姓齐到圣母殿上香祈福，从晋祠庙内至晋祠村大街小巷高棚林立，人山人海。七月初四起，是圣母出行日，县城南关龙王庙、古城营九龙庙是出行的行宫，县城绅耆率领四街百姓举办迎圣母出行仪式，四街组织社火表演。传说，圣母小时候因妹妹相貌丑陋且爱流鼻涕，便说：“他日你若能有出息，我便屈股见你。”后来妹妹出人头地，受到人民尊敬，从此每年七月初二庙会期间，圣母坐着銮舆去看她妹妹时，都是倒着进门。初五迎东关

龙王神像十七尊，奉于南关龙王庙，至此，七月初二赛神会活动基本结束。

明清时期，晋祠七月初二庙会是晋、冀、豫等数省商业交流的盛会，也是各种民间艺术展示的总汇。到了现代社会，晋祠庙会重心渐渐落在了文化、娱乐和贸易上，看戏、看热闹、吃喝玩、会亲访友，成为调剂生活的一种风俗。

七夕说“晒书”

郝妙海

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节。其实，七月初七又称“晒书节”，关于这一节日，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山西人。

郝隆，字佐治，今原平市上社村人，东晋名士，生性诙谐，有博学之名。《世说新语》中有云：“郝隆，七月七日，日出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七月七日，郝隆见富有之家均在太阳下晒自家的绛罗绸缎，便也搬了一张床到太阳底下，然后仰面袒腹而卧。乡人不解其意，便问他：“你这是干什么？”他答：“我晒我肚子里的书！”这就是成语“袒腹晒书”的由来，也是七月七日“晒书节”的由来，还是郝氏“晒书堂”堂名的由来。

在上社村，存有一块清同治年间的碑石，碑上即记载有郝隆“袒腹晒书”的轶事。在原平市南河底村，郝姓族人还曾为郝隆建过一个牌楼，牌楼两侧有楹联介绍了郝隆的生平和轶事，“袒腹晒书”亦在其中：“赋嫩鸣，辨小草，讽谢调桓，名士清谈倾江左；生典午，官参军，晒书袒腹，故乡遗址在沱东。”

其实七月七日晒书的习俗并非自郝隆始，东汉崔寔《四民月令》即记曰：“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虽然七夕晒书的习俗虽已流传近千年之久，然而长期以来，“晒书节”只是统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的一个小众节日，与普通民众几无瓜葛。

由于郝隆名气很大，故而后人习惯将“袒腹晒书”的故事和七月初七“晒书节”关联起来，还有很多文人墨客借题发挥、吟诗作对，如宋刘筠《戊申年七夕》即有句云：“岂惟蜀客知踪迹，更问庭中晒腹人。”清毛奇龄《七夕》也云：“向夕陈庭尝下果，连年每晒腹中书。”



怒朝廷，官兵奉旨缉拿，傅山身穿红衣，奔跑在黄色的黄栌树之间格外显眼。突然间，狂风大作，天昏地暗，满山的黄叶竟然变成了鲜红的红色，刹那间，傅山穿梭在红叶之中，融为一体，官兵无法找到，只能离去。

傅山与土堂怪柏

土堂怪柏位于崛 岬 山麓的土堂村西净因寺内，又称土堂神柏，据《阳曲县志》记载：“从烈士西里，山坳中有庙曰土堂，内供石佛，相传像自土崖中塌出，有柏从生庙后，遍覆殿宇，俗称怪柏，盖以其神也。”据《山西通志》与《傅青主先生年谱》记载：“土堂山在城西北四十里，刘村有怪柏数十株，前临汾水。”

净因寺又名大佛寺，寺院依山而筑，东临汾水，沙鸟出没，云烟隐现。传说，原来寺内有一片柏林，长势奇特，曾有一位将军带人马经过此处，在寺中小憩时看见这枝干交错、树叶茂盛的景色，十分惊叹。寺中住持说道：“你能统领千军万马，却无法数清这柏树有多少棵。”将军不服气数了半天，也没有数清有多少棵柏树，即使让士兵在树上做了标记，还是数也数不清，不禁赞叹：“真乃神怪也！”故称土堂怪柏。

清顺治十年（1653），傅山好友魏一鳌出资三十金，为傅山购买崛 岬 山下土堂村一处居所，从此傅山隐居于此。傅山曾作《土堂怪柏》图一幅，题词说：“土堂怪柏，历历崖巖，殊不怪也。崖中大佛，巍绝三丈，俗传崖塌而见，故又曰‘土塔’，亦不然也。足留心目，正在翠柏丹崖之间。”寥寥一语，道出土堂怪柏身世，隐含着诸多历史沧桑。傅山在晚年诗作《梦回》思忆年轻的所居所行之处：“明月上东岗，汾河忆土堂。全波林内外，玉淞晓微茫。烈石寒泉煮，阴崖野火烧。中流集水鸟，五彩不鸳鸯。”

傅山喜欢这样奇异的景色，对眼前的这番美景给予深刻的洞察，他藏身于此，喜欢苍柏的坚韧与顽强，凭着像苍柏一样坚韧的精神，自勉向上。

陈廷敬（1638—1712），山西阳城人，可谓清代汉人做官最成功者，同时又是著名学者、《康熙字典》总修官，一生著述颇丰。

陈廷敬20岁时进士及第，终生在朝为官，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以至老死于阁中。陈廷敬还是一位功力很深的诗人，大概因为仕途太辉煌了，又因编纂史书和辞书而以学问著称，诗名被掩，而不多为人所知。所以我早年读其诗后曾题曰：“此身终自属君王，才富还因修纂忙。已解荣名都是累，故将诗誉让渔洋。”渔洋即当时诗坛宗主王士禛，与陈廷敬交好。至于陈廷敬晚年诗中欲致仕还乡之情、对故乡的苦苦思念，就更不为人知了。

我读陈廷敬的诗，其中出乎意料、最感兴趣，或曰最为关注的，是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归去诗集》。《归去诗集》的“归去”，即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归去”。只这“归去”二字，便先已透露出了他深深故乡之思。

诗与日记一样，最能窥见作者的内心世界。陈廷敬早在五十来岁时，即萌“归去”之意，而作有《归樵图》，却难归去。所以后来思归之诗有句云：“旧谱归樵画浪传，午亭云壑像平川。”古人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和“七十而致仕”等口头语，是说到七十，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继续做官了，而应致仕，归老故里。所以年过七旬后，陈廷敬曾好几次上书乞归，希望致仕回阳城山中，安度晚年，与弟兄们团聚，以享天伦之乐。“若问午亭归老处，析城山下是阳城”“田锄五亩堪终老，屋葺三间可息机”，是其向往；“两字愁闻是富贵”“乞得萧闲是幸人”“颇惜刻中风景好，金堂玉室竟何如”，是其心声。可怜的老诗人连梦中也想着回阳城老家，甚至数次打点好行装，谁知却总是得不到“恩准”。“归让陶公三径早”“残年归梦绕山川”“长条谁挽墙边柳，只送春归不送人！”是其无奈。诗为心声，可知这样的一些诗作，寓着作者多少愁和感。若非岁至暮年且能设身处地用心感知者，是不能真正体会陈廷敬这般苦衷的。

陈廷敬这一时期的诗作，已看不到一位朝廷重臣的责任与抱负，更看不到一位仕途成功者的志得意满，只能看到一位思乡者的思归之心和无奈之情。他一天也不想朝中待了，一方面是想归乡过几天消闲日子，也“遁迹山林”“把犁东皋”“云山放浪”，一方面还有激流勇退、不想再提心吊胆在朝为官的原因，“身退还因晚节难”“省事远危机”，是其所虑。竟至“夜多噩梦”而“办归装”。所以陈廷敬非常羡慕陆游晚年得萧散镜湖边，而有诗及之。

康熙皇帝因器重陈廷敬而不放其归去，但他哪里知道臣下的苦衷。后之读者，若不读陈廷敬《归去诗集》，也决不会知道老诗人暮年竟是如此心境。他最后病重时所作绝笔诗，还说“认得云归处，天涯尽太行”，至死仍想着他的阳城老家，读来令人悲怆。而这般情、这些话，自然是不宜对人讲的，只能咏之于诗。所以拙作《题陈廷敬〈归去诗集〉》曰：“乡心无限与谁论，空忆儿时薜荔村。得遇恩崇原是害，可怜到老未归根！”

晋人物

图片除署名外来源百度